

東望集

丁伯騷 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MG

I216.2

135

丁伯驢著

東

望

集

獨立出版社印行



3 2173 0960 2

目次

領港者·····	二
血手·····	四
廟居有感·····	六
魔影·····	九
與尼爲鄰·····	一二
悼族妹珍卿·····	一五
失眠願·····	一六
勗亥人入印·····	一七
紫金山·····	一九
山歌迷·····	二三

東望集 目次

二

RENAISSANCE之夜	二七
火	三五
轟炸實錄	四六
官渡頭	五八
江心劫	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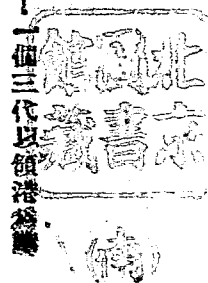
領港者

甌江風雲激變的消息，使我想起深藏在記憶中的一個中年人——一個三代以領港爲業的航海者。

童年生活在海濱的記憶，多半已爲十餘年來的歲月所沖淡；然而這個領港者的眉目和海上朝霧的霞卻同樣地還在我腦海中留着清楚的印象，這個領港者沙啞的嗓音和擊在礁石上的波濤也同樣地還在我耳鼓上留着深刻的痕跡。

人們常說一個以航海爲生的人不容易有國家觀念，可是，至少這個領港者不是的，他在月夜常用他那沙啞的嗓子給孩子們講述關於海的故事，他常說：「我們的海多可愛，那麼廣闊，那麼浩大！里面，該有多少寶藏。它和它的寶藏，都是屬於我們的。假如有一天有強盜從我們的海上竄了進來，孩子們，跟我做水手去把他們趕走！」

「一二八」的烽火燃起來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兩隻龐大的軍艦開到了甌江口。



水路不熟不敢冒險，在離港口老遠的地方就停下了。

那個背叛了祖國的奴才，奪了主子的命令，偷偷地跑到這個領港者面前來。手槍和鈔票一同呈現在他面前，他低聲說：「把兵艦領進口，這筆款子是你的，不然的話，這槍里的子彈就代替這筆錢。請你自己立刻決定」。

他笑出了聲，對方打寒戰的哭，說：「一個和海做朋友的人，會被死嚇倒那才笑話哩。快閉住你們的嘴，靜視吧」。來人相顧愕然，默然而去。

第二次，第三次，這幕喜劇無變更地重複着。

但經過第三次的複演，突然的警覺激起他對自己的疑問：「我為什麼等着死在這批忘八旦的手里呢？死，應該是他們這些背叛祖國的好細們的事」。

於是一些強壯的水手被召集攏了。在他向水手們說明召集他們的用意時，怒火燒着他的心，也燒着水手們的心。「讓我們替國家除了這些害蟲！」水手們狂呼，活躍在艙輪上的繩上的手，緊握成一隻隻堅硬的拳頭，在空中憤怒地揮動着。

堵着，在黑洞洞的夜里，那兩個沒有靈魂的人，又來作第四次的訪問了。兩方面都在這樣想——「這該是最後一次打交代了」。

「把兵艦領進來，這巨款是你的；不然的話，這槍里的子彈就代替這筆錢」。一個彈老調；另一個加重語氣地：「告訴你，這是最後一次拜訪了！」

領港者依然是笑着叫對方打寒噤的笑：「我的答覆還是毫無變更」。接着聲音提高了：「我也告訴你，這是我最後一次的答覆，不要你們再麻煩我了」。

「客人把槍抽出來了。可是還沒等槍口對正，在窗眼裏等候着的槍枝已經怒罵了——砰！它們代表了全國族的意思處決了這兩個叛背祖宗的子孫。」

不久，兩隻敵艦帶着憤恨走了，臨走的時候，對着港口發了兩砲。但沒傷亡一個生命；祇有那無言的岩石，崩去了一段肢體。

領港者跑到港口去，看看受了創傷的岩石，他說：「老友，帶累你了」。接着，發出震撼山谷的笑。

今天，甌江風雲激變的消息，使我又憶起他來了。曾保衛過浙東名城的功勳者呵，願你健康。

血手

在我的記憶里有一隻淋淋的手。

這隻血淋淋的手在我腦膜上刻下了深沉的慘痛和仇恨。

是一個沒有陽光的秋天的下午，天空滿佈着黯然的彤雲，空氣凍結了似地沒有一點地的風。正在人們悶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尖銳的汽笛聲突然吼了起來。緊急警報發出不到十分鐘，從山西起飛進襲西安的敵機很快地就飛進市空了。

爲了紀念革命先烈而建立的公園中，原有很多的遊客留戀於綠蔭之下而徘徊着，當轟轟的警笛開始振撼了人們每一條神經時，有些人立刻狂奔了，「但你能跑得比飛機還快嗎？」這樣一想，就有許多人鎮定下來留在園里尋找可以隱蔽的地方。

我也是有這種想法的人。

我匿身一顆龐大的槐樹下。假定我所寄足的方向是東方，那麼離我不遠處，堆砌着山石的地方算是南方了。在假山石空隙間蹲着一抹銀髯的老者。北邊，灌木叢中，潛伏着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滿臉顯着玩皮而滿不在乎的神氣，樣子是頗爲可愛的。嗡嗡的機聲越來越近了，孩子總是好奇的，當一隊隊人字形的敵機已經到頂上時，他大胆地搖幌着伸出在灌木叢外的腦袋，窺看它們究竟怎樣耍那套殺人的把戲。

我循着嗡嗡的聲音，半意識地也仰着頭看着它們飛翔。猛然間我發現一顆顆白星樣的東西從敵機上墮了下來，逐漸大，逐漸大，凍結的空氣突然掀起了一陣猛烈的波浪。這羣不祥之物還沒接觸地面的一剎那，我發現那老者情急地向那孩子揮着他的右手，是要那孩子快快藏好。

大約距離七八丈遠的地方，一顆不祥之物爆炸了，在地殼劇烈震動的那一會，我快從地上失去了知覺和思想。

等我腦神經恢復作用時，發現了幾步外草地上有一隻血淋淋的手。躲在灌木叢中的孩子已先我而在血手旁了，顯着要哭的神情。那有着一抹銀髯的老者，正呻吟在山石中間的血泊里！

設想老人是個工程師，那一隻右手該幫他完成了多少精心的計劃；設想老人是一個藝術家，那一隻右手該爲他成就了多少美妙的作品；設想老人是一個仁愛的醫師，那一隻右手該爲他救了多少人……卽或他是個最平凡的人，一隻右手在幾十年歲月中也給了他多少生活上的助力。誰能料到它會在風燭殘年中被摧折了呢？

於是老人這隻血手在我腦膜上刻下了深深的悲痛和仇恨，永遠的，永遠的不會淡滅。

廟居有感

想起來很有趣，入川三年，竟過了兩年半的教書生活，因爲是疏散時期，以致三次變

覓飯地，都脫不了住廟的命運。大孩子自呱呱墮地，究竟還住過一些日子的民房；第二日自隨母親離開醫院之後，簡直就成了和尚，從搖籃酣睡，到現在蹣跚亂跑，從唧唧咕咕到現在能似是而非地罵人混蛋，都是在廟居生活中看着他成長的。

一座座偌大學校的疏散，居然多數不必大興土木而可以有高大的建築物容納，這真不能不使我們想到宗教的恩惠而深深地感激。從前我們常常羨慕和尚所生活的環境，……名山大川和宏偉的廟宇，常會含着幾分牢騷似地說一句：「唉，天下的清福都讓禿驢們享盡了。」今日還清福居然分惠到教書匠身上來，該也是前世苦修到的了。

但是有了兩年多廟居的經驗，才知道從前對和尚享清福的羨慕實在有些兒籠統。原來在山川與寺廟之間，所能含有的賞心悅目的因素，並非都是無差異的一體可喜的。說得明白些：如果說羨慕和尚所處的好環境包括其寺廟而言，那大概祇有無知的善男信女吧。我沒有向宗教挑戰的意思，但我得憑良心說，我絕對不信能從今日任何庵觀寺廟里發見宗教或道教的宗教精神。當你走入任何一座廟宇里時，請問，它給你的頭一個印象除了

使你感到恐怖或陰鬱之外，還有什麼別的？陽光透不入的殿堂，滿裝着臉譜盡可能惡化時像，它刺激着你的神經，壓迫着你的情緒，它想以恐怖與陰鬱來加強和擴大宗教對人們的影響。

說句帶點教育者酸氣的話，這種距離今日文明一萬八千里的環境，對於我們這種人工作或職責，實在是莫大的調侃。比方說吧：我們告訴青年學生行動革命化，而我們這一代人至今連幾座牛鬼蛇神像都不倒，反而城隍廟縣常老爺旁邊添上截髮的「摩登」女鬼來了；我們努力叫新的一代澈底地相信科學，而與科學相反的這種環境，却濃濃地在年青人的心靈上塗上了墨黑的暗影，使他們增多許多不科學的想像和「思想習慣」。

最使我一己不安的是兩個孩子在廟居生活中大有問題。兩歲多的那個，每走到雷公廟前就得躲在大人懷中不敢抬頭，四歲不到的那個，險了也是怕以外，還得背下問你那個絲眼是誰，那個紅鬍子是誰，叫你無法作答，有一次兩個孩子攙着手漫不經心地走到一座面目猙獰的神像下，突然嚇得哭起來，連臉都變青了。孩子們脆弱的神經受這種虐待，叫做

父母的更何以堪？

廟居真夠厭惡了，因而每每想到使許多青年和孩子嘗此滋味的責任問題，眼記在敵人身上固然沒錯，但想到我們這一代人自己的作爲，似乎也不能全無責任吧。

魔影

粉白牆壁上，印着參差不齊的人影，有的張着嘴吧，有的在掄舞着膀臂，黑黢黢的，像一座座猙獰的魔影。

所有的影子都朝着同一方向，那一方有着眩目的燈光，在幾盞白熱的電燈下，一個紅圓圈的嘴，嵌在一方雪白的臉蛋上，送出了嘹亮的歌。

一個滿頭油亮亮的青年人醉似地向旁邊一個流浪漢耳語：

「你看這孩子夠心疼吧？」

流浪漢抬起了垂着的頭，像聽見又像沒有聽見，淡淡地笑了笑，接着，又墮入沉思中。

了。

一陣中了魔般的笑，一陣瘋狂的掌聲，把沉思的流浪漢喚了醒來。他重新發見是危坐在歌聲瀾漫的樓頭。

這是一個煙霧，脂粉香，色情的笑，醉人的光色所交織成的環境，醇曲者都軟綿綿了，情慾的火燒紅了一隻眸子。每一顆腦袋，淡漠了中國人被屠殺的記憶，淡漠了仇恨的心。

（「昨天這兒不是還有警報嗎？」流浪人在想）。

節目完畢了，滿樓的人懶洋洋地站起來。粉白的牆壁下，如魔影在錯綜地舞踊。留戀，浮在許多面孔上，因而踏在樓梯上的腳步有着異乎尋常的遲緩。

油頭的年輕人又向流浪漢耳語：「走，同我到那孩子家去玩」。

「不，我倦了，你一個人去吧」。

在分過手的途中，流浪漢長長的影子，在街燈光下孤獨而沉寔地作着遲緩的移动。

與尼爲鄰

鄉居以來，安適恬靜的滋味是感到了的，所引以爲憾的却是住在尼姑庵里與尼爲鄰。生平最恨俗道尼姑，沒想到現在每天都要和尼姑打上幾個照面。因爲具有主客的關係，有時還得打打不得不打的交際，那是更令我頭疼的事了。由於心底生出對尼姑的厭惡，平時就難免沒有什麼意氣用事的地方對待她們，加之我的太太又不是一個會打圓場的人，所以我們與尼姑之間實在不能說融融洽洽。

這座庵並不算大，可是主人却不止一個。「勢力範圍」一共有四個之多，聽說這是分家後的新形勢。出家人分家，這也是我從前沒聽說過的「新聞」。就因爲各人非常重視各自的「勢力範圍」內的利益的緣故，常常發生極爲嚴重的糾紛，有時吵得過於激烈，連隣前的大鐘都不禁會激起共鳴作用，在這當口，爲了避免腦袋發漲，我們夫婦祇好牽上孩子到田野間去走走。

分家的不公允，影響到菩薩都不能享受點香火。四「家」之中，倒有三「家」藉口沒有錢而不管香火的事，剩下的那一「家」大約確是厚實點，於是自山門以至於後殿，燒香點蠟都歸這一「家」「獨家經理」。每日三遍經課，也由這一「家」負責，不過師太是不輕易出來唱經做課誦的，祇由一個幼尼一手承當。這位幼尼不知是由於工夫不深還是天生在嗓門的緣故，唱經的聲音實在有說不出的刺耳。和我同住在庵內的先生太太們，每到快行經課的時光，無不認為難關將至，準備迎接聽覺上最不愉快的壓迫。

這一「家」既在香火上執牛耳，無形中就成了全庵的權威，什麼事都得作一大半主，什麼事非由這一「家」「師太」作最後決定不可。我們以人員日多，非庵內租給我們的房舍所可容納，不得已想把庵后竹園空地租一塊下來蓋草房住。那塊地本不是庵里的財產，是屬於一個「黃泥_{泥子}」的，原主已答應了，但這一「家」尼姑因為分不到油水竟起來反對。我們雖一再努力求她們諒解，終歸不能成功。在最後一次交涉中，那位「師太」把她所有的徒子徒孫都帶在身邊以壯聲勢，其中以那個誦經刺耳的小尼勇敢得最怕人，手執草爬一

把，擦拳搥袖，殺氣騰騰，如果替她抹上濃濃的鬍子，那該是活生生的魯智深了。

其實她們這一點武力基礎，我們是很可以隨便收拾了的，然而礙於傳統觀念下教書先生的所謂「身份」，又礙於地方上支持着她們的封建勢力，所以，平素有打倒封建勢力抱負的我們，就只得屈服在她們的「法」威之下了。

最好笑的是同事趙君，素來以行動革命化自誇，沒料到一到庵里來，頂頭就遭到一個重重的打鑼。原因是他那身懷六甲的太太算錯了臨盆的日子，等不及進城住醫院，就突然在庵里生產起來。這一來四「家」尼姑都惶恐地鬧翻了天，認為這是褻瀆聖潔的佛地，非要趙君自山門到後殿每尊佛前敬炷香不可，這是表示懺悔之意。此外還提出三個條件：第一，每一道門都得掛紅除穢氣；第二，產婦不得在四十天內出房門一步；第三，產婦在此後一年內出入均不得經過山門。趙君給她們吵鬧得無法應付，祇得一一依從。這件事遂很快地傳至民間成爲美談。

然而對於我，尼姑是只有叫喚沒奈何了。我太太最近從產院抱着紅紅的嬰兒回來時，

尼姑們不讓走山門，我舉着兩斤重的手杖護着太太進山門；尼姑不讓我太太上大殿，我太太冷不妨偏去逛了一趟。尼姑們實在也沒有什麼有效辦法。從這件事上，我得意地在同事間提出一個口號來——「對惡鄰要奮鬥，不能讓步！」

鄰居有時是沒有法子選擇的，不得已時祇有不讓步地和他們鬥一下！

悼族妹珍卿

珍卿，你這個善良的靈魂，我以最沉痛的悲哀遙悼你。

你死在敵人的蹂躪下已經一年了，但是我最近才能夠知道。得到這消息後，我連接着多夜不能入眠，一閉上眼就好像看到你血肉模糊地站在我面前，嗚嗚地哭泣。

你的一生也的確太不幸了，我那老實而又糊塗的族伯——你的父親，渾渾噩噩地混了一輩子，二十多年中幾乎無日不是在和貧與病苦鬥（二十多年前他還是三四個僕人侍奉着的少爺哩！），終於讓貧與病把他擊倒了。他是脫離苦海了，但他遺留給你母親和你姊妹

三個的是什麼呢？這不是可怕的貧窮嗎？

貧窮只許使你跟父母在寒裏談「女兒經」，靠貴的學校門檻你是沒有權利跨過去的；貧窮使你只有跟父母挨餓，我聽說你們常常沒有米下鍋，只好賣幾塊饅頭嚼嚼。還有足夠的飲食，沒有營養，一個在青春期的少女，自然免不了乾枯瘦弱進入三期肺癆病患着了！

沒有夠量的飲食，沒有溫暖，沒有教育，但你從沒向你軟弱無能的父母埋怨過。在姊妹羣中，誰不是委屈地在受學校教育，誰不是壓着超時的衣裳，祇有你親姊妹三個是開在幸福之門外頭的人；然而你從來沒有因此妒忌過，羨慕過，希望過。相反的是你成年埋藏點為人縫縫衣服，借此換得點微薄的手工錢，以養活一家數口。

你從沒有同人吵過架，鬥過嘴，爭過好惡。被欺是常事，欺人在你的生命史上恐怕簡直是沒有過。千辛萬苦換得的食物，一碟口口中，總是你吃氣最少；任何艱難換得的微薄的享受，你總讓與予你兩個姊妹和母親。

記得你母親當我面誇獎過你，在她那古老的信念中，她認為你將來的生活一定會變得好起來，因為「好人有好報」。

但是這個信念畢竟太古老了！你這樣慘死了，難道也叫做「好報」嗎？聽說你是被好幾個敵軍輪流蹂躪死的，這人間的慘劇，我不敢想，我也不忍多想！

珍卿，縱使你是最溫良的女性，你遭遇到這樣的「不幸而死亡」，你能瞑目嗎？

等着吧，珍卿，億萬人爲你和與你同樣慘死的在報仇。當河山光復後，我當來到你埋骨處默告你中國勝利的情況以慰你懷楚的靈魂。

失眠頌

我願失眠，我願失眠。

你聽說過白癡常常失眠嗎？你聽說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常常失眠嗎？

青年人天天失眠，是病，要不得；但一個青年人假如連偶然失眠的經歷也沒有，則這

年不是白癡。便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蠢才。

肯用腦經的人一定有一個經驗：早起的腦袋祇有澄淨之感而已？腦經反應最強的時候，却在萬籟俱寂的深夜。

多少文學作家的題材是在失眠之夜構成的；多少科學家的創造是在失眠之夜獲得啓示的；多少數學家的難題是在失眠之夜解決的；多少軍事家是在失眠之夜發現克敵制勝之策的；甚至一個棋迷，一夜的失眠，使他發現了新的布局和戰略……

由是可知：有成就的人必曾借重於失眠，人類文明的進展也必定是得自許許多多人的失眠。

因此，我願失眠，我願不是病象的失眠。

最友人入印

麟，久沒有接到你信，一來信就是這麼個突然的消息——李國入印。

說實話，對於你信中所言的詞，絲毫沒有激發到感傷的同情，爲年來讀書向來習慣的人的感憤磨得變了粗；從壞的方面看，好像南風吹來了；但從好的方面看，也一點都不像從前那麼陰弱了。

印度，在重商主義孕育起的觀念里，過去，曾誘惑了多少「冒險家」向星際跑。祇有我們這處厚的民族從沒有這樣做過，我們比別人去得都早，然而那極少數的僑子是受宗教熱情的驅使才去的……現在，比宗教熱誠還要高的意義又要叫我們有一批征人前往了，這征人是爲了維護正義和真理，才去和印度人民携手合作的。這種在歷史上曾留下無上光輝的遠征，充分地發揚了我們這民族特有美德。你，就是這遠征的一份子，你不覺得榮幸嗎，親愛的老朋友？

……康家松的遠行，對於家人，對於你那位結婚不過年餘的新夫人以及尚未見過面的嬰兒，自然叫你「黯然魂傷」；但你還該記得我們在初中時同聲讀過的兩句詞吧！「數天經地質骨肉，幾家能夠？」想想這不管爲你說的兩句，你該自慰了。

紫金山

家里有一座四層高樓，據說比南京城牆還要高兩尺，「老南京」對於這座樓目着很多奇傳，他們所以對於這座樓有這樣濃厚興趣，我想，無非是因為水泥鋼骨建築未流行之前，它那聳然直立的姿態足以引起他們驚奇之感。

我少年就很喜愛這座樓，雖然家人常常禁止我攀登，我還是動不動就約上一兩位小朋友偷偷摸摸地爬了上去。樓外的風光是相當壯觀的，史冊上有名的石頭城蜿蜒地在半空劃下一道清晰的線，包圍着無數的建築物，無數人家的炊烟，無數高低錯落的樹木……最醒目的要算城外四面或濃或淡的山色，襯托得黑黝黝的城垣更外顯得雄偉。

從上代人面前到的知識，使幼年的我能夠向我引上樓的小朋友帶着兩城外的雨花台、鐘山、孝孺割舌的故事，指着台城講述一個古代的君王死難的歷史，也能對着紫金山講述那長眠在山脚下的明太祖的許多開疆拓土的奇蹟。

但是那些或是悲壯，或是淒婉，或是奮發的史蹟，並不是誘引一個孩子愛爬高樓的原因；最大的誘引，實在是那具有好多傳說的紫金山。我有一個愛說故事的祖姑，她常對孩子們說那座山里藏埋着人們見都沒見過的寶物，但是山中也有獐獍豺狼虎豹，還有白鬍白髮穿着道裝的仙人，和披着紅髮長着長牙的妖怪……她還說過，紫金山同孫行者一樣，也能七十二變。

「姑祖祖，你說紫金山也能像孫行者樣的變豬八戒嗎？」

「不是；我是說它一天能變七十二個顏色。」

這句話是更能誘惑孩子的好奇心的，我曾經發過傻想，在高樓上整整待一天，一動不動地對着紫金山，看它是不是真會七十二變。可是這種試驗從未能夠貫徹，如果世上真有這樣耐性的孩子，這世界該會變成個什麼樣子啊。

儘管我沒有能得到紫金山是否有七十二變這麼同事的結論，但我已經體驗到它確實是多變的了——它隨着天上彩雲的幻變而幻變它的顏色，隨着朝夕陰晴的轉易它的面目。有

與畫家的特異處，就在以瑰奇的色彩引人入勝，紫金山，不管它怎樣變幻，它就是以人所不能製造的色調撩撥我童年的心弦。

中國文字里有所謂「神交」這一個詞兒，紫金山，我對於它，就是這種意味地展開了嚮往的情思。很早，我就想能從遙望而變為接近，在野壩滿山跑一個遍，或者躲在山林裏偷窺野獸的動靜，神怪們的鬥法。然而這一點孩子的希冀，在古老的家庭古老的教育之下，竟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奢望。於是我祇好如關在籠中的小鳥，對綠蔭，喬木，香花，甘露，徒懷思慕。

但是這夢想，畢竟隨着年齡的增長而實現了。

已是初中二年生的那年，國父的陵寢將告工竣，童軍教員忽然露布了率領我們爬鍾山的信息，這消息的露佈，使我與奮得連覺都不能安睡。到了整隊出發的時間，我像準備去會愛人般的心跳。這樣激動的情緒，一直到走上陵園白潔的石階才漸歸平靜。

十幾歲的人是不懂得什麼叫做疲乏的，營帳剛一撐起，三五成羣地就像野馬似地奔騰

歸來。於是多年想像中的明陵，大顯太子墓……都在一個下午拜訪完畢。

五日的勾留，我們一遍又一遍地數清楚了墓道的石階級數，聽熟了滿山有時怒吼有時低訴的松濤。早起看從山盡頭慢慢爬起的旭日，黃昏看灰日的煙霧逐漸逐漸蓋了山下一切。

有一夜賊靜後，忽然嘹亮的鷓鴣聲把大家爬出了營帳。據守崗的同學說，他們發現了這晚有兩隻狼影出現。恐怖雖只啞住了大家的心，同時却又都想看看牠們在山上活躍的姿態。但在皎潔的月色下向所指示的方向望去，却看不見任何野獸的蹤跡了。緊張的空氣復歸平靜，而我已不能入睡，遂坐倚帳門，仰望明月，回憶逝世的祖姑遺留給我的許多關於辭嶺山的故事，勾起了童年的想像，倒希冀能在此地有一個離奇的遭遇。

這一次山中的生活結束後，遊山的勇氣和可能就塗下了一個基礎。春天，同伙伴們到雲霧洞下去聽流泉吟唱；炎夏，帶着玄武湖里的紅荷爬上山巔去呼吸；秋天，鑽到松林裏嗅幾千嬌百媚的野花；隆冬，去踏雪，去看琉璃般的冰柱……

今天，在山城裏又憶起了紫金山，我是如何的懷念着它那雄偉而秀麗的山色呵！
到來日，當再去聽松濤，聽泉鳴，以補償數年爲敵人撕碎了的青春的損失。

山歌迷

在許多農村里，常常可以發現一些迷戀於山歌的人。你見過這樣一個有趣的歌
嗎？

有一個迷戀山歌的農婦，在某夜睡夢恍惚中聽到遠遠的地方送來了一陣清脆悅耳的山歌聲，她連忙爬起身來抱起嬰兒朝向那歌聲跑去。半路上，拌了一交，但她隨即爬起爬起孩子奔向前去。天亮了，山歌停聲了，她也該回去了。這時她看看懷中的孩子，驚得停住了，原來懷抱中並非孩子，而是一束穀草！她細細一想，大約在睡夢中爬起時抱錯了。趕忙走原路回去找尋，但除了發現了自己的枕頭拋在路旁外，還是沒有孩子。等到回到家，才知道孩子依然安臥在牀上。

你相信不相信有這樣的人呢？在我的記憶里，真的有一個山歌迷哩，雖然迷得還不夠，還傳說中的女人。

是抗戰前一年的初春，在江甯一個鄉鎮里做小學校長的董君，聽到我大病初愈的消息，特地託人帶信邀我到他那兒去休養休養，他那對於鄉野景物動人的描畫，久困城市里的我，很樂意地接受了他的盛意。

董君住的是三間潔淨的草頂房子，非常秀氣地建在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河邊。一副那里，我很快地就與小河成了莫逆。每天早飯之後，就帶兩本書來到河畔坐下，其實書蟲很少看得進的，心靈完全沉醉在水底的藍天和白雲里，有時隨着兩三白鵝的浮沉而浮沉。當微風送過一陣芬芳的氣息時，使我敏感地覺察到，這是剛到人間的春天借着大地上的小草和綠梢上的幼芽贈給我的撫慰，我更愉快了。

等到有蛾眉月的日子，我連夜也要在春寒襲人的河邊逗留了，看那些從月亮里飛到水里的金蛇蟠曲，數那從水底映出來的繁星……。

從某一夜起，我開始注意到距我不遠處有一個女人正酣然於她自己的歌聲里。歌喉圓潤而嘹亮，雅俗兼有的歌詞，也有不少能聽得出來。一曲又一曲，一個調子又一個調子，她不給自己一點休息，老是那麼起勁地唱。直等到有一個孩子叫喚「媽媽」的聲音從一家茅屋里送去，她才住了歌喉回到屋里去。

孩子叫喚的聲音是很熟悉的，想了一會，才想起就是那個常常到董家來而爲董君喜愛的學生。

第二天，我又遇到那孩子了，我問他：「你媽媽愛唱嗎？」他說：「愛唱山歌得很」。我說：「昨天晚上我聽見她唱了，唱得真好」。他小嘴玲瓏：「昨晚你才聽見嗎？他哪天不唱。做事的時候也哼哼，爸爸常罵」。我說：「他們常常吵架嗎？」孩子笑了：「不，爸爸喜歡媽媽，他說媽能幹」。

漸漸我同這一家人全認識了，遂進一步地知道這是這兒一個幸福的人家。所謂「幸福」，並不是說他們沒有一般農人的痛苦，我是說他們的日子過得很有朝氣，家庭里有一

體高度的溫暖。男的不灌迷糊性的鴉酒，也不問任何人賄；女的勤勞，和藹，樂觀，而且清淨……從男的那兒，我得到了許多農耕上的知識，了解了他們的希望和希望；從女的那兒，我學會了許多山歌和字彙里沒有的辭語。

工作不容許我長期在這樣的歲月里一直呆下去，剛剛把還還弄熟，却不得不匆匆告別了董君和這一家人。

然而，在開眼的時候，無意哼起山歌來，面前即會現出一張黝黑而誠實的臉，一張和藹而明朗的臉，以及一張天真而愛嘻笑的小臉。

國土遭到仇敵蹂躪後，我從這兒轉徙到那兒當中，哼吟山歌的心情久已褪色了，這一團溫暖的家庭也幾乎在我記憶中溜了出去。沒料到不知下落的董，會輕輕傳了封信到我的手裏來，在這信里，他提到了他們：「敵人踏進我們村子後，我和他一家子都沒來及離去，於是慘劇發生了：敵在牆壁上所支架的剛樓高懸，我咬著牙看著男兒綁在柳樹上被戳死，鬼刀砍斷了身子，女的被埋進了妳喜愛過的祠堂，連我孩子，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的下

蕭……

我閉上濕的眼睛，想回憶一番當年小河上的風光，但是再也不能弄成一幅美麗的畫圖了。現於我眼簾上的，是柳樹上滴着斑斑點點的血痕和小河上拖着長長的浮屍……

RENAISSANCE之夜

七月里的夜晚，霞飛路上的風光，往昔都是綺麗的：那綺麗的，朦朧的，炫目的各色燈光，照耀着兩邊行人道，該是多麼富於誘惑性呵；一對對各色人種的脚步，來來去去的，是那麼輕盈而開敞；就連那還沒有挑着晚餐的白俄，也那麼安閑地倚立法國梧桐下，吹着口哨爲行人諧和的步伐伴奏着。

而今年的七月呢？這兒的景色全變了：不過是夜飯才過的時光，一街燈火竟稀疎得像七月清晨天空的星星；步道上的人跡冷落了；就連被日本人假意稱爲朋友的白俄男女，過路過去，也是那麼匆匆而畏縮地；既有偶或走過一排空商棧或一列電車時，沉寂的空氣才

叫靴子聲或車輪聲所擊破……。

約模是十點已過的光景，一刻祇有幾個擔客狂奔着的電車在離郵局不遠的一起停了下來。一個把派力斯上裝批在肩膀上的青年人踉蹌走下，後面跟着一個修長而豐腴的女人，一下來，就挽住了男的胳膊，埋怨似地說：

「我看你真的有點喝多了」。

「沒有的話。你就這樣小看我嗎」？輕狂地在女的紅腮邊吹了一口酒氣。

「沒有？沒有爲什麼要在這兒下車呵？還有一大節路，你不怕趕不上開會嗎」？

「空車子頗得受不了，還是下來走的好。你那麼高的鞋跟，跳舞行，走路怕不行。要是真不行，我背你走，小乖乖」。

「又來了，不要你叫小乖乖」。愛嬌地打了他一下。

「要叫，要叫。凡是我心愛的都這樣叫。你，酒，跳舞，都是的」！他搜了她一下，然而輕輕地。

「還有你的文章，你自己說過你文章好的……」。

「不，現在不算了」。他笑笑。與我說的是笑，不如說是面皮不自覺地鬆弛了一下。「第一個人是真寫的好，但是真的好就出毛病，他還懶在……」。

「爲什麼現在不算了呢？不是說日本壞人們都誇獎你的文章，日本人的報紙雜誌都登你寫稿子嗎？」

「是的，他們說好」。面皮又鬆弛一下，「他們要是不說好的話，我能天天喝酒，跳舞，到百樂門找你玩，能嗎？」

「說話怎樣講」？她莫名其妙地聽着他那酒喝得發燒的腔。

「你真是聰明一世胡塗一時了。沒有人給勸戒，不邪玩不成了嗎」？他抽出被地挽着的胳膊撲上了她的腰，「這兩天等大飯館的新聞把稿子錢發來了，我一定給你發一件頂出色新裝」。

他改口叫曉暎，但曉暎又並住了，因爲在太靜謐的空氣中，顫抖着快說的口頭禪，托

裏自己都嚇得噤住了。他祇好默默地聽着兩人不齊的脚步聲，埋着頭向前大步地走。

蹣跚的和輕盈的脚步，終於在樂隊送出鏗鏘樂聲的 RENAISSANCE 門前停下了。另的趕忙把上裝穿好，整了整領帶，問：

「瑪琍，替我看看，領帶正了沒有」？

「正了」。其實她並沒有看，「我忽然不想進去了，說實話，我怕同日本人來往」。

「不，少不掉你，等下還有跳舞會啦」。

聽着他已經把蒙着綠紗的短門推開，挽着瑪琍向里走了。

一進門就是火車間式的酒吧間，正當中掛着一列長檯子，白檯布上染着許多濕印子，座椅東歪西斜的，祇有兩位爲酒精燒紅了牌子的客人默默地對面對坐着，凝視着自己口裏噴出來的烟。他和她一進去，其中一個穿着大翻領衫兒的麻臉兒伸出了歡迎的手，喃喃地：

「Hello——老王，我們的理事長」！

「你來晚了，老王」。那一個蓬頭垢面的長衫客說，聲音是沙啞的，像有人摀住咽喉
子似，「瑪琍小姐，請坐啊」。

「你叫我什麼啊」？老王詫異地望着那個大麻臉。

「光榮的頭銜——理事長啊」。

「怎麼，成立大會開過了嗎」？

「不開過了，你這理事長的頭銜哪裏來的」？

「大家選了我嗎」？

「不是，是登原先生的意思。他自己是我們東亞和平文協的理事長，你是副理事長。
瞧，他就看中了你，連我們前輩先生的老大哥都得不到你這樣的榮幸啦」。麻皮指指那蓬
頭垢面的長衫客。

長衫客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陣嫉妒的意味從他那黃臘似的臉上掠過。

「喝這一杯」——麻皮自己拿了一杯酒，又遞了一杯給老王，「請！這一杯表示我誠意

地和你道賀」。

老王自己都不知是喜悅還是一無所感，祇覺得耳朵里嗡嗡作響，似意識非意識地搖蕩着。一杯的太陽陳酒，咕嚕咕嚕地滑了下去。

鹿皮比老王先放下空杯子，機靈地轉身走到瑪瑙面前，微微地彎了彎身子，說，「瑪瑙小姐，賞賞臉嗎？」瑪瑙笑瞇瞇地笑了一笑，站起來把手往鹿皮臂彎里一放，就跟着他向那着紫絲絨椅子的舞池里去了。

「泉老」，老王在長衫客旁邊坐下，「笠原先生在跳舞」？

「沒有。據說有要事，匆匆地把會開完就走了。走的時候，對於你的缺席，還表示很大的不愉快哩」。

「怎麼表示的」？老王佯佯地問。

「也沒有什麼。明天去解釋一下最好」。覺得很闊綽的樣子。

「必嗎，泉老」？

「似乎是必需的。這是一個意義多麼重大的會，地位重要如老兄竟能出席，他不會不十分重視的」。話說得像善言，又好像含酸酸味，帶點刺。

「有什麼重要決議嗎？」

「辦一個東亞和平文協的會刊。承蒙不棄，叫我主編」。長衫客把「叫我」兩個字，說得特別響，自覺的驕傲算把先前的嫉妒淹沒了。「不過有件事望原要你辦。你是和平文協籌備傑出的理論家，文協成立宣言裏你寫，至遲幾天就要在報上見面。這是他臨走的時候囑咐叮嚀我轉達的」。

一聽到「和平文協理論家」的稱呼，老王臉上又是一陣子痙攣。這是很矛盾的：他雖經人家這樣稱呼，却又有些兒秒挖苦的酸澀的感覺。他心里在想：「又是宣言，又要我竭力寫住以往習得的理論之廢屑，又得另在日本經里去挖掘和平理論的根據了」。他又灌了一杯。

舞池裏傳來一陣聲聲，樂止了；但緊接著又換了一隻曲子。麻皮無賴打采箱一個人進

等出來。

「瑪瑙呢？」老王關心地問。

「一位日本軍官把她拉過去了。」麻皮搭訕地在原位置上坐下。老王不作聲了，把酒瓶又拿上了手。

大家都找不到話說，沉悶得客人聽得見客人的心跳聲。「老王，你曉得你那位好朋友熱芝的消息嗎？」麻皮找着話頭了。

「嗯？」老王振撼了一下，竭力向麻皮睜大着發花的雙眼，「不是還關在虹口陸戰隊司令部嗎？有什麼新的發展嗎？」

長衫客噴了口烟，做了個鬼臉說：

「不是發展，是結束了。」

「案子結束了嗎？」老王緊緊地追問，「已經釋放了嗎？」

「徐芝太倔強，」麻皮說，「灌了那麼多回的胡椒水，挨了那麼多次的打，他還是不

會改變態度，還是不肯說康小培和夏晴在那里。笠原剛才告訴大家，他已經完了！」

「完了！」老王祇有一絲游氣似地說，雙手掩上了火熱的臉，週身的血，像是全集中了地，向他腦子里湧。

他搖曳地立起來，歇斯蒂里地狂笑。

「完了！這傻子！」他的聲音有點像哭，「而我們，不是還能聰明地活着嗎？」說着他飄飄蕩蕩地走了出去。那兩個惘然地看着他走出。

他恍惚地走出夜之 RENAISSANCE，恍惚地走下步道想穿過寬闊的馬路。一列急行電車奔馳過來，他一點都沒聽見。車子壓上他身子，他都沒來及喊一聲。

火

夜，止水樣的靜，往常東落西起的狗吠聲都不大容易聽得見。左鄰右舍的屋子寂寂地，結在滿合着愜意的月色下，就像一座座荒老的墳。

傅老爺一案人在沒有燈光的小屋子裏開「家庭會議」，商量兒子兵災的時候應付的辦法。大家說話說不多，因為每人一張眼睛，自己的聲音都會嚇自己一跳。大家所注意的則是女人怎樣避難。

「鬼子兵已經到鎮上，早晚會到這兒來。」傅老爺竭力壓低聲音說，「我自己不要緊，我老了；你們媽媽也，也不要緊；就是你們，小菊和小榮姐，非得打個主意，想，非得打個主意。」

老婆和女兒小菊都不開口，在黑暗中，只聽她母女倆在裏面呼吸。她緊緊地抱着剛睡多的榮子囑咐起來，一個勁地怨自己命苦。

小姑子耐不住了，她說：

「嫂嫂，你別埋怨自己命苦，都怪那個草包醫生下錯了藥送了哥哥的命，不然的話哥哥在，一定比我們有主意。」

傅老爺夫婦聽了女兒的話，都嘆了口深長的氣。又沉默了一陣，媽媽說了：

「這個時候怪這個怨那個有什麼用，還是打個主意讓你們姑娘帶着小的走才是正

「你倒說的好，」媳婦抽抽咽咽地說，「我們走，走到……走到哪兒去啊……」

「不走，我們沒有地方去！」小菊聲音不自覺地放大起來。

傅老爹吃了一驚，趕忙碰了女兒一下，低聲罵：

「死丫頭，小聲點！不走，不走又怎麼呢？」

「我有主意了。」小菊說。

「你有主意了？」媽媽帶着七分不相似地問。

「這間屋沒有窗子，沒有窗子正好，」小菊說。

「沒有窗子怎麼樣呢？」爸爸急急地問。

「在這間房外面從上到下堆上稻草，讓生人看不出里面有間房，我們就躲在裏面不出

來，好不好？」

「這洪子隱——」爸爸沉吟着。

媽媽接過嘴說：「好——」菊兒這主意打的不坯，就這麼辦。你同嫂子躲在里頭，我偷偷爸爸在外面守門。」

「不，你也躲進去。」爸爸說。

「我四十多歲的老太婆，怕什麼？有人陪着你，好壯壯肚子。那年奉軍同老毛子打道兒過，我都沒躲過」。

「媽，不說這些個了，我們動手搬草罷」。小菊性急地說。

借着微弱的月光，大家動手照計劃進行了。只有媳婦沒有參加，因為榮子這孩子太薄氣，一放手就會哭鬧。要是在平時，大人雖說珍視這獨條根，也還是可以狠一下心——丟下手讓他哭去。可是這時候，不成，在恐怖的氣壓下，大家只有用竭力求安靜的法子來敷衍。傅老爹說什麼也不叫孩子哭一聲。

忙到月亮當頂的時候，居然完工了，一直堆到房頂上的草，把那間房間的痕跡果然掩

大家緊張的情緒比較鬆弛些了，疲倦襲上了一家人的身心，於是姑嫂倆帶着榮子搬椅草掩的屏里去睡，老夫婦倆仍然在堂屋後面的屋子里睡下。

天亮不久，從遠處傳來了馬蹄達達的聲音，把傅老爹雙眼驚得睜開了，一骨碌坐起身來，接着連忙把婆子推醒：

「你聽，怕是那玩意來囉。」

婆子凝神聽了聽，壓低了嗓子：「你說是鬼子嗎？」

「唔。」傅老爹跨下了牀來，「我關照她姑嫂去。」

走到那座草堆前，他才輕輕地喊了聲小菊，她就低低地答應了，機靈的小菊大概也是聽馬蹄聲驚醒的。老爹說：

「你們小心點，千萬不要出聲，怕是……」

傅老爹的聲音低得很，但還是把榮子驚醒啦，張開小嘴就哭，做媽的慌了，連忙拉了榮兒把孩子蒙上，孩子悶得直蹬腳，她也不管了。

聽着蹄音，馬蹄聲越來越近啦！

傅老會帶着抖跳的心脾上一張矮凳子，由木條小窗向外偷看，他聽見九個鬼子騎着馬，繞村頭散開了，到處亂攔。內中有兩個衝到了傅老爹屋子前面來，傅老爹腿軟地下了，驕然地就存矮凳上坐下。他聽着外面來的兩個嘖嘖咕咕地說了幾句話就下了馬了，接續其中一個大聲地喊叫了幾聲，不一會，急雨般的馬蹄都朝着這兒奔來。

「搶把子，皮鞭，接二連三地向門上衝。傅老爹正好拖着沉重的腿去開門。」

「老爺們，不要衝，我來開門了。」

門一打開，幾枝槍頭對着他，他嚇得連忙向後退。

「一個中國話說得比較清楚的鬼子，一把抓住傅老爹的領口，惡狠狠他說：

「老爺子，你說，這里有沒有匪？」

「這里一向很清靜，沒有。」

「你要是說謊，打死你！」

「我說的是實話。」

另一個上來比了比喝水的手勢：「水，水！」

「我叫我家裏去燒水」。傅老爺把婆子喊了出來，

婆子走出來燒水了，抖擻着不敢看這起魔鬼一眼。那們同有這有國的鬼子看了不禁
李，他說：

「你家就是這一個女人嗎？」

傅老爺怔了怔，但立刻就陪着笑說：

「是的，就是這一個老婆子」。

「去，你去把馬喂喂。帶的有草，皇軍的馬不吃你們支那草的」。

傅老爺只好順服地走了出去。

正在他照樣去拿草喂那匹雄糾糾的馬匹時，突然聽見婆子拉開嗓子沒命地喊叫起來，
輪迴忙向屋裏跑。一進屋，就發一個鬼子抓住向睡屋裏拉，那鬼子瘋狂地笑着說：

「哈哈！你來，來看！」

傅老爹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被兩個鬼子拉住手脚而壓在另一個鬼子身下的女人，就是自己三十年來生活在一起的老婆。

「救命！老爹，救命啊！」

傅老爹被這聲叫喊喚清醒了，他也吼叫起來：

「鬼子，老子和你們拚了吧！」

他用力把一個拉着婆子手的鬼子一拳打開，但正要再向壓在婆子身上的鬼子撞過去時，就被別的幾個把他拖住了，有一個搶步過來，毫不在意地對他腦門放了一槍。

「啊！」傅老爹短促地喊了一聲就倒下了。

九張嘴都張開來大笑了一陣。

這一切的聲響，都傳到稻草里隱藏的屋子裏來。

在鬼子剛來時，姑嫂倆都嚇得臉發青，在水車上練成那麼堅硬的腿，都支撐不住各人

體重似地，頹然地坐在鋪上發抖。但是等到媽媽的呼喊和爸爸的慘叫傳來後，她們漸漸由緊張而堅強起來了。

「嫂子，爸爸媽媽都……」小菊痛楚得說不下去；停頓了一下，她緊緊地抓著衣角，才又說：「我忍不住了，我要出去，出去同他們這些鬼蛋拚！」

「不，你不能去！」嫂子一把抓著小菊，一手掀開蒙著孩子的被，「啊！瞧，孩子臉都悶青了，還有一口氣啦，再悶一會兒就不成了」。

「爲了救榮子我也要出去的。我出去誘住他們，嫂子你好帶著榮子偷偷地跑出去。這時候管不得有沒有地方去了，管他呢，越跑遠越好」。說著，她摸了摸在喘氣的榮子的小臉蛋，幾顆圓圓的淚珠不自禁地流下來了。

嫂子也哭了，她愛撫地抓著小菊的手，淒婉地說：

「妹妹，你還年青，讓我出去誑住他們，你帶榮子走。我死不要緊，你哥哥死過後，我早就想過死的好。我出去，得便準替爸爸媽媽報仇。你帶榮子走，替我們家留條根」。

說完，他跑過桌子來親了親，向小菊手里一放，很快地爬開草搬出去了。

小菊看着手里的蟲子，竟像千斤重般壓住了她想移動的腿。嫂子出去後，他聽見蟲子歡呼起來。有的在問：

「里面還有人沒有？」

「沒有了，就是我一個人。」嫂子的聲音。「餓了我老婆婆吧。」

眼淚，更急地從小菊眼眶里落上榮子的腮巴。

「好，你來，老的不要。」

好，又是一槍。媽媽慘叫了兩聲不響了。

「打死了我們兩個人，我一個也不饒。」嫂子在咆哮。

接着就是打架的聲音，拌倒東西的聲音，嫂子掙扎的聲音，鬼子淫蕩的狂笑。

頭廳：堂屋里好像沒有鬼子的聲息，小菊悄悄從嫂子留下的缺口處拖着還在喘氣的孩

子鑽了出去。

出了門，她真想快點跑，可是仇恨的意識使她的脚步遲疑起來。她走到屋後一顆大樹下，把孩子放在地上，從孩子身上解下一根繩子來，重後回到家門口，悄悄地把大門掩上，緊緊地拴上。然後，她很快地抱了些稻草把大門堵了半人高，屋子的四圍也放了不少。放好了之後，掏出衣袋里平日不大捨得動用的火柴來，她咬着牙擦燃了火，繞着屋子點着了好幾個地方。

火，很快地就蔓延起來！

她抱起孩子奔到遠遠的地方才停步，回轉身來一看，火苗已經高過屋檐了。她哭出聲來，跪了下來，抽咽着說：

「爸，媽，女兒給你報了仇了。嫂子，你救了我們，可是我救不了你，反而把你也……」

張大着淚眼，她看見屋旁拴在樹上的馬又是叫又是跳，有兩匹居然掙斷了繩子在田野里狂奔。

她勉力支持住自己的身子站了起來，緊緊的把孩子抱在懷里，選擇了一個自以爲適當的方向，大一步小一步地向前走去。

一轟炸實錄

(1)

弟弟翻了一個身，四寸多長的腳鴨子，正打在哥哥凹凹的肚皮上。

哥哥吃驚地睜開了睡眼，坐起身來看睡在另一頭的弟弟。從破屋頂上射下來的月光，清晰地照在弟弟的脊背上。一粒胖而長的琵琶似的臭蟲，正伏在弟弟的脊骨旁吸血。哥哥咬咬地把他捉住，掐得他稀泥爛，嘴里憤憤地囁咕着：

「龜兒子，你怕我們警報還沒有跑夠哇！」

嘴上「提到警報」，即刻掉頭從破窗戶向外望望，在銀色光輝下，山城的美景是那麽清

聲聲哭喊，連連滾滾，直上青天，在絲絲縷縷的哀氣中，也有幾聲一聲聲的哭。

「發老子，朝（這樣）大的月亮！」他咒咒。

突然間對面鋪，爸爸的聲音把他驚了一驚：

「你窮個有覺不睡？接連搞了幾天還不累嗎？說不定明天……」忽然頓住了，停了一忽兒才又說：「貴，算囉，該勇警察想個法兒莫幹囉。這幾天儘是救人救火，回來不像個人，硬是看不得。」

「莫幹？那窮個要得？大隊長變得好，道還不就是救國隊。還是睡呵，爸爸。朗大月光，龜兒說機說不定又會來的話。睡一時算一時。」說着就重新睡下了。

屋都又恢復了岑寂。

達貴雖然躺下，還是合不上眼，腦海里雜念湧起得太多，這一個沒有消去，那一個又翻了上來：

「下場雨吧，讓大家舒服兩天……但是被炸彈震得這麼破的屋子，月光穿得

過，還能不漏水嗎……這樣屋子，冬天朗格過……王老么家炸得更老火……李本一家只剩了半扇土牆……莫得錢修，冬天……今天那個人讓燃燒彈燒得慘兮兮的，一隻眼燒化了，那一隻睜得那麼圓……那個炸斷膀子的，滾着滾着就不動了……爸爸睡不着，怕也是在看屋子怎樣過冬……

漸漸，自己覺得是睡着了，可是也像沒有，一些離奇的景象，片斷片斷地浮起。頭痛得作麻，可是眼又像睜不開，四肢就像被捆久了剛放開似的那麼酸軟……

在昏昏沉沉的狀態中，彷彿聽見爸爸在喊自己的名字。這是一股切力，使他睜開了先前好像無力睜開的眼。早又是白天了。

「達貴，達貴！快起來！紅球又掛上了！」

爸爸一面喊着，一面急急忙忙地在繫包袱。

屋外：人跑。車馬奔馳……亂成一片。

「達貴！我肯信……」達貴打着哈欠下了牀。接着推推弟弟，「達貴，達貴，達貴……」

慶！」「你莫管他，我本。」爸爸說。「早說過一逼集合體了，你走你的。」

達貴聽說吹了集合體，趕忙取了污黑的圍巾擦了擦隱隱作痛的眼睛。然後穿上了那身污臭的黃制服，一面拴着皮腰帶，一面向爸爸說：

「爸爸，你們還躲那個洞子好嚟。」

「自然還躲那個洞子。」

「身上還有錢莫得？」達貴問。

「還有幾塊。」

「曉得啥時候才解除。餓了千萬要買點飲食喫，莫省嚟。天氣太大，餓了招不住。」

「曉得。你在飛機下頭跑來跑去的倒是要小心點嚟。」

「不怕的。」回着話就急急地走出門了。

(11)

達貴的爸爸牽着小兒子達禮走出家門時，第二個紅球在夏日的朝陽里很快地升上了球桿。

——敵機入川了！

——入川了！入川了！

到處這樣嚷嚷。

於是：路上行人的步子像暴雨般地狂奔了；一部部大小不一形色各異的汽車都如同被追迫的獸，狂吼着向前亂竄；憲兵、警士、義勇警察，都緊張而嚴肅地走上了各自的崗位，準備迎接最艱苦的任務……一切是那樣的忙亂，然而忙亂中有一種成了習慣的規律，有一種從訓練而得的鎮靜。

達貴的爸爸牽着小兒很迅地走着。

「難題，今天來得快！」

「爸爸，你說敵機嗎？」達禮稚氣地問。

「喂。」爸爸把臂在肩頭包着棉被胎和棉衣的大包袱向上聳了聳。

幸而他們躲的洞子不很遠。上下幾個坡兒就到了。洞外有許多人逗留着不願就進去，達貴的爸爸却不肯這樣，他牽着孩子一直就走進洞子。

里面早擠着一些男男女女，或隱或顯的差不多都是看熟了的臉，這些面孔，都是在沉看的神情里孕着竭力容忍的憤恨，而且油汗的皮膚上都鏽上了一層疲勞的色澤。

父子倆歇下來不久，洞外，有人在高聲叫了：

「球落下了！球落下了！」

洞外，有些人分從兩個洞口向里摸索着擠了，洞內空氣立刻增加了悶人的程度。有些人貪洞外舒暢，雖然火熱的太陽炙得人像是皮膚就要焦，還是願意盡可能地在外面多逗留逗留。不過他們都在凝着神，準備聽取一切足以示警的聲音。

漸漸地，靜寂的空氣有些兒微微地波動，敏感的人首先覺察了，但是振動得太微，使他們不敢說出來。然而不到三兩分鐘，嗡嗡聲證明了起先並非錯覺。於是騷動開始了。

「到市空了，敵機！」

「快進去，快進去，前面快走快躲！」

隨著空氣振動強度的增大，洞中的騷亂逐漸減弱下來，變成了緊張的岑寂。

「琴！琴！琴！……」

黑暗中，大家交換了一下會意的眼神——「投彈了！」

有人低低地說：「很遠」。

「爸爸！」達禮緊緊地抓住爸爸的手。

「沒來頭，娃娃，莫怕！」爸爸低聲地安慰他。

「琴！琴！琴！……這可近啦。空氣被炸彈的爆炸壓縮得把洞里立着的人推得向別人身上倒，油燈所吐着的蠟豆大的火焰也都熄了。有些孩子哇地哭了。夫妻，父子，母女，姑嫂，甚至沒有關係的人，都不自主地擁抱起來，緊緊地。

達禮也被爸爸緊緊地抱着。

馬達聲聽着聽着遠了，最後走進灣子時已經是最先走出洞門的人。他們照例地打聽敵機的架數，要不就是遙望濃烟上衝處推測究竟是何處着彈了。

當空氣復歸平靜時，達禮父子倆也走出洞來透透氣。

做爸爸的怕孩子餓，想找個買小喫的買點東西塞塞肚子，但是洞外今天改觀了，以前那些做小買賣的大約受夠了這幾天不絕轟炸的苦，已經不想冒險做生意了。

正在不知埋怨哪個是好的當口，達貴跑來了，帶來一個硬梆梆的饅頭。

「爸爸，我今天就派在這一帶」。

「剛才那一陣彈真兇，我們的房子曉得招了沒有！」

「沒有」。達貴說着把饅頭遞給爸爸，「先吃這一點再說。這兩天龜兒敲機一下來一下來的，連小生意都沒得人做了」。

還沒等爸爸問饅頭是哪里來的，達貴已經掉頭跑走了。

(三)

休息球上升不到半小時，第二批敵機來襲陪都的消息，又傳遍到山城每一個角落。

連禮被爸爸謹慎地牽進了洞之深處。

敵機以從遠遠的嗡嗡聲很快地易爲亂吼了。後進同約在空示自己拍胆量大，大聲地向洞里報告：

「九架，九架。我看得清楚」。

話音剛完，一陣劇烈的爆炸，震得沙土直落，整個洞子像就要翻身。

震人心臟的吼吼聲到洞頂上了，忽然空中多出了「噓——噓——」的聲音，空氣被壓成令人窒息的風，一陣陣向洞內緊逼。恐怖的感覺襲得每個人的腦袋像要爆裂。不過秒把鐘的工夫，洞口落了顆殺傷彈。

立刻，洞里沙石冰雹般地往下撒，洞內的人歪了倒的倒了，耳朵一時失去了聽覺，並且有好幾秒鐘透不過一口氣來，……孩子嚎陶大哭了，有些女人和胆小的男子都叫喊起來，許多人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才站住腳就沒命地亂擠。

連禮久子從洞之深處被擠回外來。

第二陣札札聲又來到了頭頂上。

「」先前投彈所造下的烟霧，成了後來者的指標，燒夷彈和其他炸彈就混雜着「噓——」地相繼而下。

「」右洞口塌了！左洞口落了兩顆燒夷彈，火舌，借着炸彈所造成的風勢，對着洞中狠狠地爭相伸入。

痛楚的呼喊就在火和血的交流中由洞里迸出。

不等休息球再度上升，這一地帶一切有空襲服務職責的，都集攏到這兒來了。

連貴也跟着一小队人奔來，心，劇烈地跳，胸膛像要爆炸，又像被什麼緊緊地壓着。火一滅，他就搶在那隊人的前面跑，洞口來。

血腥，焦臭，隨着熱烘烘的空氣，直往施行搶救工作的人們鼻孔里鑽。

洞門外，有十來個燒焦的屍體，大約是想突破火牆跑出來而沒有成功的人。里面，靠

近洞口的也都是體無完膚的屍身。再進去，才有沒有完全燒焦的肉體，但不是衣裳成了灰就是毛髮燒光了。有些燒在不致命地方的還可以在和死掙扎，有些儘管沒會燒及全身却已結束了生命。

進行着救護工作的，心是痛的！

在抬出一批死傷之後，在洞道拐彎的地方，達貴發現了弟弟達娃。小身子，衫兒上掛着大團大塊的燒糊的破洞，不省人事地緊緊地咬着牙，幸而還有點微弱的心跳。達貴趕忙把他抱起，送上了將要裝滿的救護車。

接着，達貴尋找父親了。但這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在十之七八燒燬了樣的肉體中，誰能容易地找到他所要找的親愛的人呢？

在尋找中，他希望父親已經被別人送上了救護車，因為有資格上那車子的，多半還是希望能夠活下去的人；他又希望父親還在洞之深處沒有救出來，只是在昏迷狀態中，一點傷都沒有。

但是洞外一排屍身中，當一隻穿着藍色鞋子的脚映進他的眼簾時，他不自禁地驚呼起來：「啊！爸爸！」眼淚向眶外直湧。他蹲下去細看，他父親的臉已不能辨認，上衣不知去向了，整個的上半身是一塊焦一塊紅的。他不能支持自己了，撲在父親的身上抽噎起來。

猛然間，轟地一聲，左洞口又垮了，驚吼和慘呼變成一片。

達貴驚得站起身來。他知道洞里還有沒拾完的和未進去救人的人。立時，他堅強起來了，隨着一羣穿着各色制服的，向洞口奔去，合力做搶救的工作。

(四)

傍晚，警報解除後，達貴儘管感到渾酸酸痛，還是掙扎着跑到各救傷醫院去找尋弟弟。

但是近處幾個醫院里都沒有。聽人說，有一批受傷的已經送上了千斯門碼頭的汽划

子，就要送下水某處醫院去。他又急忙跑到千厮門。到了那里，船早開出去了。碼頭上靜靜的，祇有江水激盪江邊木船的聲音在不停地響着。

他不想回到破屋裏去，因為他覺得那屋子能夠引起他一切痛苦的想念。他在石坡坡上坐下來，檢到了一小塊黑煤，在晶明的月色照着的白石階上寫下了這麼幾個字——「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七日」。

古渡頭

今年夏天，這河身里的水漲得特別高，如果再上漲尺把尺，就要向岸上爬了。

靠河的人家，家家都在擔憂，生怕再像民國二十年夏天一樣，什麼東西都在水里頭泡個長時期。

只有擺渡擺了十幾年的楊大叔心里滿不在乎，他動不動就對過渡的熟人說：「我怕什麼！岸上只有一間破草房，淹掉了，船上一樣住，這又是夏天，也凍不倒」。

因而他照樣無憂無慮地每天晚上灌他的燒酒，也照樣滔滔不絕地和擺渡的人雜亂無章

地撩了。

不管人家有沒聽過，愛不愛聽，他老愛自顧自地講述這古渡頭的歷史——他胡講的歷史。

「你們聽過縣城東街仁和茶館那個瞎子講書沒有？水滸傳講得多好。嘿，那阮家兄弟的玩意真夠味。當年阮小二阮小七就在這兒擺過渡。據說他們幫過朱太祖的忙，把韃子打跑了。說不定這河底還有韃子骨頭」。

他這個驢頭不對馬屁股的故事，雖曾被教私塾的洪先生指正過，可是一點用也沒有，他依舊說他的。

最愛跟他過不去的，是老長春藥店的管賬先生黃一麟，有次過河，他聽到楊大叔說這番話給人聽，立刻輕蔑地笑笑說：「阮家兄弟會幫朱太祖打韃子？你真有點嚼舌頭根子」。

「我說錯不成？」楊大叔急急抗議，幾乎連樂都忘了划了。「你去問鎮上小學里的沙先生，那時的韃子該不該打」。

不提沙先生倒還罷了，一提沙先生，黃一麟更上火了：「姓沙的該能聽嗎？那毛孩子一嘴都是胡說，我的兒子既不送到那個鬼學堂里去念書」。

「黃先生，不知怎麼的，我總覺得沙先生的話中聽，可惜我是光桿兒，要是我有兒子的話，可不像你，不論怎麼我也要讓他去跟沙先生做學生的」。

黃一麟氣得昏昏，不再開口了，照他自己的說法，是不屑於理睬這種渾蛋」。

可是在楊大叔這方面呢？心里高興極了。黃一麟是出名有滿肚子墨水的人，連他都讓自已說得不開腔了，真是有意思。於是，他這得意的歷史故事更說得起勁了。

好幾天下去，河里的水不見漲，人心安定了些；可是新的恐怖和憂愁又襲上大家心頭，而且這種恐怖和憂愁更為普遍，也更為沉重地壓着每一顆跳動的心。

日本兵離縣城祇有百多里啦！

因為這渡口是縣城來本鎮必經之地，這幾天就特別熱鬧起來，大批的人，大批的箱子，都向這兒擠來。

楊大叔的生意陡然興隆了，望着大把大把的銅元（註），他把那雙細眼就笑得眯成一條線。看看船上生人比平常多，他的話匣子開得更勤了。

黃一麟這兩天樣子也很忙，從前難得一兩月進一回城，現在每天都要跑一趟，大早去煞雞才回來。臉上的神色緊張，興奮，而又神祕。兩個曲黑的朝天鼻孔更益得兇了。

「黃先生，看樣子你老人家很忙」。楊大叔總愛多話。

「不過爲店裏的事跑跑」。黃一麟說。

「聽說日本鬼子要打到縣城了，你老人家怕不怕」？

黃一麟把八字鬚兒摸摸，看看同渡的人頭，然後說了：「怕什麼？不管是誰的天下，還不是過日子？」

「可是這回聽說不大同。日本鬼子比誰都兇，燒房子殺人不算，還要找女人糟蹋，他要來了的話，日子怕難過了。」

這不是那姓沙的說的嗎？」黃一麟把三角眼睜得大大地。

「不止沙先生，誰都這麼說。」

「對的，日本鬼子比瘟神還可怕。」一個過渡客人也幫腔啦。

黃一麟不作聲了。河上異樣靜，只有船底激水的音響和兩岸沙沙的蘆葦聲悠悠地唱和着。

楊大叔心里又在高興，因為又把黃一麟弄得無話可說了。

一個刮着涼風的早晨，在小學堂隔壁開茶館的董禿子也來擺渡，奇怪的是船兒來回三四趟，他卻不上岸。楊大叔忍不住不問了：

「喂，董禿，你打算到哪兒去，不進城嗎？」

「我是來乘涼的，不要這麼小氣，你是不是要船錢。你要是有工夫，儘管來我店裏吃茶，我是要你一文錢，我是漢奸」。

「呸，見你的鬼！」楊大叔竭力睜大他的細眼。「我要有這個意思，雷打火燒，天誅地滅。你這個傢伙，我隨便問問你就多心，真不夠朋友」。

「好好，算我錯。楊大叔，天太熱，不要發急，急出痧子我可担戴不起」。

過渡的熟人都笑了。

有一趟船放了一次空，黃禿才找到搗鬼的機會：

「楊大叔，老實告訴你，我是沙先生叫我來的，鬼才是來乘涼的。先前人多，說不好說」。

「奇怪，他叫你來幹什麼呀」。楊大叔眼珠一動不動地望着他。

「他叫我來約你今晚到學堂去開會」。

「開會？」楊大叔覺得這名詞對於他自己太新鮮了。

「對了。另外還有戴鎮長王保長湯保長宋保長，還有李發喜，屠大龍……記不得那麼多了，你不能不……」。

「你曉得開會做什麼？」

「自然是爲了對付鬼子啊」。

「是嗎？有勁，不過要我去有屁用，我只會……」

「不要這麼說，除了老得爬不動的人，哪個都有用」。船靠岸了，董亮站起身來，低低地又說了句：「不要跟旁人提開會的事啊」。

開會，而且是沙先生找他開會，這太叫楊大叔興奮了。興奮得反而說不出話啦，一個勁兒盼望太陽快點落在遠遠的蘆葦里。

黃昏影於到了，楊大叔找了半響才找到一個娃娃替他看船，他想這該就開會了，連忙跑到鎮上來，晚飯乾脆不吃了，買兩塊冷燒餅抓着，一邊使勁地嚼着，一邊走去參加「議會」。

沙先生自己的臥房就是會場。房間小，人多，再加上一盞油燈，熱得人像走進了蒸籠。尤其討厭的是蚊子，嗡嗡地向人身上撲。

楊大叔想樹起芭蕉扇來搖一搖，可是大蚊的聲音都低得像蚊子哼。雖說扇子就着蠟燭亂敲亂撥，猶如響雷，但蚊子還是好不了。

楊大叔才到後堂裏，聽着病人咳嗽，有聲沒聲連喘，聽了一會，才聽出斷氣聲來。原來大家正在商量怎樣分配人和槍。聽得差不多了，沙先生才轉進後堂對楊大叔說：

「鬼子要是到這兒來，你敢不敢跟他們幹一下？」

「鬼孫子才不敢！」楊大叔好像聽見自己心跳得發跳的。

「我曉得你夠種」。宋保長在他精光的背上拍了一巴掌。要在平時，這一下也許要把他拍毛了，不過此時此地這一下打得他感到異樣的愉快。

「我們相信你才約你來的」。沙先生一邊擦着汗一邊說，「人同槍，我們都分配好了。河口是個要緊的地，還得你多出點力」。

「要我幹什麼，你儘管吩咐」。

「你目前就得留心了，留心來過渡的，看有沒有什麼人形跡可疑。漢奸同日本的探子，我相信會有的，不能不防。不一定留意生人，就是熟人也要留意……」

不等沙先生再說下去，楊大叔把他的話截斷了：

「沙先生，提起這事，我倒想起一個人來」。

「誰？」好幾張嘴同時間。

「黃一麟那個傢伙。近來天天跑來跑去的，神氣倒有點古怪。今天中午又出去了，我來的時候，還沒有回來哩」。

「真的嗎？」戴鎮長說。

「我早就懷疑他了」。沙先生說，「多留神他啊，楊大叔」。

「就是這點事要我作嗎？」楊大叔像有點還嫌不夠似地。

「不止」，戴鎮長說，「要是在河口同鬼子打起來，不也有你的份嗎？明天晚上叫人送枝槍來給你，平日在船上藏好，不能露相，曉得嗎？」

「我懂，你們放心好了」。

會議散了，楊大叔摸黑回到船上時，替他守船的孩子已經倒在船頭睡着了。把那孩子喊醒之後，第一件事是問那孩子黃一麟來曉渡沒有，回答是沒有什麼人曉渡。

那孩子走了之後，楊大叔原想睡，可是老睡不着，他索性不睡了，拿出旱烟筒來一個勁地抽。

望望天，星兒那麼密，它們也像睡不着，儘在不住地眨眼睛。楊大叔滿想哼一個什麼曲子，可是又覺得哼什麼都不合適。

正在他昏昏欲睡的當口，忽然間對岸有人在呼喚他，聽聲音彷彿就是黃一麟。他連忙把船划了過去，可不就是黃一麟嗎？

「黃先生，是你啊」。

黃一麟沒答腔，祇顧卑謙地在讓一個陌生人向渡船上跨，嘴里還是不住地在說，「好好地走，慢慢地」。

楊大叔在星光下仔細看那個陌生人，矮而粗，肩膀闊得很，一臉橫肉，一對濃眉毛，是幅凶樣子。上了船之後低低地和黃一麟不知談些什麼，祇見黃一麟不停地東指西劃。

「這個傢伙越來越怪了」。楊大叔心里暗忖。

船靠了岸的時候，黃一麟帶着從來沒有過的和藹的笑，遞給楊大叔一張一塊錢的法幣，還說，「對不起，麻煩你」。

「黃先生，你老人定渡錢太給多了」。

「哪里哪里。要是同人家閒談，不要提起我這麼晚才回來。噫，說不定一會我還要進城去，真對不起，打攪了你睡好覺。今年我們店里痧藥預備得很多，分文不取，你要是真的要，儘管……」

話沒說完，被那矮粗個兒把他拉上岸了。

望着他倆在一座屋子後面拐了彎，楊大叔吃了口唾沫，罵道：「老不死的，你咒我發痧子！」

接着他趕緊上岸拴好了船，在暗中追上了那兩個人，若即若離地跟着走，看他們究竟要幹什。

他們倆走一陣子就停上一會，有時交頭接耳地搗陣子鬼，有時那陌生人叫黃一麟擦火柴照着他，拿着鉛筆和小本子不知寫什麼還是畫什麼。楊大叔以前聽到過的傳說提醒了他，他想——「那個怕就是探子，該不是畫地圖吧」。

跟呀跟鴿快到鎮口了，他們不遑街口，反而繞到街後身，叫開了老長春後門，鑽了進去。

楊大叔稍鬆想了下，很快地跑去打小學校的門，來開的正是沙先生。

「沙先生，我來告訴你一件要緊的事」。

「甚麼事？」沙先生連忙把門合上。

「黃一麟回來了，帶了個我向來沒見過的生人來，樣子怪極了。黃一麟帶着他亂跑，一路儘指指戳戳的，那傢伙就拿個本子不知是寫一陣子還是畫一陣子。我怕來頭不對。黃一麟從來就是小氣鬼，誰不知道；哼，今天大方啦，給我一塊錢過個渡，還叫我不要同別人提起他這麼晚回來的事。這明明是心頭有鬼，你說是不是，沙先生？」

「你說得對」。沙先生說，「他們到哪兒去了，這會兒？」

「繞到老長春後門邊去了，一定還在哪兒」。

「好，我去請戴鎮長帶人去查問，你趕快回船上去，把船盪開，不論什麼人都要讓他過河，懂嗎？」

「我懂。」

沙先生同楊大叔一同走出學校門。

楊大叔一口氣跑回來，一眼就見到他的船在河邊打轉轉兒。他還沒來及開口，船上倒有人先嚷起來了：

「楊大哥，你來得正好，我們完全外行，船再也划不走」。

楊大叔一知道就是黃一麟和那個陌生人，原想立時跑開，讓他們在河里打轉轉，自己好去通知沙先生和戴鎮長。

但定接着一想：「不成，划船不是一件頂難的玩藝，要是任他們打轉轉，轉不了幾次

就會摸著門路了。不如還是走上去，看事行事」。

他捲起褲腳來往水里走到船上來。

「你們二位何苦這麼遲還趕進城，半夜啦」。

「不要多話，快划」粗而矮的傢伙性急地說，口音硬僵僵的。

「聽你的聲音」，楊大叔想，「老子先前算猜對了」。

撥著槳，有點慌張了：「當真划嗎？不划，怎麼辦呢？他媽的，怎麼一個主意也打不出來啦！」

突然間，岸上人聲衝破了半夜的靜寂。他回頭一看，一枝明亮火把向河邊奔來。就在這時候，那陌生人猛地從褲帶上抽了枝手槍出來，指着楊大叔的胸口，他說：

「我問你，剛才你上哪兒去的？」

「我嗎？」楊大叔吃了一驚，不過立刻就鎮靜了，「我去出野恭，就是拉野屎，曉得嗎？」

「快划！」

砰！岸上已經有人開槍了。

那兩個惡賊連忙伏了下來。楊大叔趁他們轉移了注意的當口，機警地向後一倒，撲通地一聲落到水里去了。

「把他打中了。黃一麟，你划！」

「我？我……不會呀」。黃胆怯地說。

「那末待在河中間讓他們打嗎？我就這一枝槍。划吧」。

黃一麟沒有法子辦，只好硬着頭皮彎着身子搬動槳。

可是，怪啦，船並不向河那邊走，反而向後很快地退，黃一麟以為是自己打槳打錯了方向，連忙停住了不划，但牠還是在退，這一來才曉得水里有有人在開鬼。

「一定是這狗混賬老頭兒，他是有名的水鬼」。

聽了這句話，矮個兒爬在船沿上向水里闖了兩槍。

船果然不動了，兩個都以爲把水鬼除了，那曉得猛然船身一歪，翻了，他倆就一同墮下了水。在他倆知覺還沒失去以前，明知有人抓住他們向水里按，死命想把嘴閉住，不成，水還是一個勁兒里向口里鑽……

等他們醒過來時，已經反剪着臂膀躺在岸上了，火把和長槍圍圈地圍在四面。火光下，一張張面孔都混和着快意同憤恨的神色。水鬼也站在人羣里，滿臉堆着得意的笑，手里還握着一枝鉛筆和一個潮溼的小本子，他拿筆指着黃一麟的鼻頭說：

「喂！你說阮家兄弟會不會幫人打聽子？」

江 心 劫

(一)

老媽子把門一開開，艾慕璐就搶步向媽嫗房里跑。

「媽，好消息，好消息」。

媽媽今天又發胃病了，躺在床上，忍耐着這二十多年來的老病所給予她的痛苦。慕遙過於興奮的聲音，把她驚得坐起身來。

「什麼事這麼高興啊？」她問。

他在牀上坐下，說「剛才在報館里接到電話，一個老朋友打給我的，真太出人意料了」。

「老朋友，哪一個呢？」

「周崇義，周崇義啊！」

「啊！是他！」媽媽嗓子宏亮起來。

「是的，真是想不到，他還活著」。

「他應該活著，那樣一個好人啊。不是他，我們怕走不出南京城了。他瘦了沒有？」
「還沒有看見他，我不是告訴你他是打電話來的嗎？他是遇到一位中學時代的化學老

師才曉得我在此地的」。他站起來踏着很少有的輕快的步子蹣跚到窗口來，望着冬季里這盆地的雲空中少見的晚霞。」「在電話里他簡單地告訴我，他是最後離開南京，他和五個士兵蹲在一根屋樑上渡江時，敵人小汽艇上的機關槍已經對着他們噴火了。」

「啊，好危險！」

都沉默了下來，半響，媽媽突然的問：

「你沒有把你這番告訴『嗎？』」

「電話里不方便」。他因觸動了悲痛的記憶嘆了口氣。「不過他說晚上要到這兒來看你，我約他就在家里吃夜飯」。

「真的嗎？」媽媽很快地下了床。「瞧，我的病去了一半了，我得做兩樣菜招待招待他。」接着她又嘆息起來：「唉，祇是他喜歡吃『秀竹的拿手菜』，這回來，吃不到了」。

大而圓的淚珠在老人深凹的眼角上流了出來。

「媽，不要想這些吧」。他安慰她，「你老人家做兩菜，他也是頂喜歡的啊。就請你

叫老媽子去辦菜吧」。

老太太揩揩眼淚回去了。望着媽媽的背影，他的淚水也一顆顆地落了下來。

在老太太第二樣菜剛剛下鍋的時候，客人已經來了，她在廚房里大聲地嚷着：

「慕瑤，把客人領到這兒來，我走不開」。

客人一走進廚房，老太太就熱烈地抓住了客人的手，聲音帶着顫：「周少爺，我又看見你了，不容易啊？」

「媽，你看，你一手的油」。

「哦，可不是，我真是老胡塗了，把你手弄髒了，周少爺」。

「不要緊的，伯母，你老人家還健康嗎？」

「健康什麼……」

「太太，菜要焦了！」老媽子看着鍋裏的菜着急來。

「哦，來啦，來啦。慕瑤，領客人屋里坐吧」。

到了一個新環境里，一個人自然要仔細觀察觀察這個環境的內容。崇義坐在慕瑤房里，對房里一件件的陳設都看了一下。看到床，他笑起來：

「慕瑤，你也太小氣了，買這麼大的床，難道預備把太太同孩子擠下床去不成？哈哈。」

「你說秀竹同玲玲嗎？」慕瑤一付悲痛的神氣？

「嗯？怎麼？」崇義詫異地。

慕瑤把嘴唇緊緊地咬着，一時只是不開口。

「她母子倆到哪兒去了嗎？」

「都完了！」

「什麼時候？」

「外面坐，喝兩杯再談吧」。

(一)

一九三七年尾，國都淪陷的前十天。

憤怒，悲痛，恐怖……無數複雜的感情交織在每一個市民的內心。

街道中，穿梭似地來往著臂上纏繞着黃色條的官兵們，風塵色的面龐上，深深刻着嚴肅，鎮定，和興奮，一套套灰色或草黃色軍服包裹着的心，呼喊着一個同一的口號——「我們，誓和國都共存亡，光榮地死，或光榮地生！」

鼓樓上和其他各地咆哮了三個多月的警報，這時候已經沒有什麼「預報空襲」「緊急」「解除」等分別了。敵機幾乎沒有間斷地飛來飛去——「轟隆！轟隆！……」「達達達達……」

由於三個多月的訓練，市民的神經已經習慣了敵機所鬧的把戲。在空襲下，他們照舊作一切活動，有的忙着準備遷入難民區，有的忙着向江邊停着的輪船或木划子上跑。

嘉瑞這時候住在一座古老的大宅子里，眼看著同住的隣人一家家遠走了，而他一家還沒有具體的決定。決定走是很容易的事，問題乃在走的條件不夠。走，走不要一筆錢嗎？

「慕瑤合家人家問到的時候，只是這麼回答：『到萬不得已時，鄉下避避』。」

可是在慕瑤個人的心里，他是暗自難過的，他覺得有些見愧對老母，愧對妻秀竹和兩歲的兒子玲玲。他往回走進家門，一眼看到老母慈祥的面容，秀竹柔和的笑，玲玲驕憨的動作，心裏就會像被毒蛇嚙了似的作痛。「就讓這樣善良的老小等着敵人屠殺嗎？」內心暗自這樣叫喊，然而這是徒然的！

幸而在警報聲中，一位救星來了。

「你？崇義！」看見來人，慕瑤驚呼起來。

「聽說你們還沒有走，我特地來看看的，你為什麼還不趕忙領伯母和嫂嫂走啊？」他沒有回答。

「周少爺」，慕瑤的母親說了，「緣故也許你可以知道」。

「噫，想必錢又把你們難倒了。如果是這原因，我來替你們解決困難吧」。

周崇義說着從軍衣袋里掏出一捲票子來遞給老人。

「伯母，把這點字收下吧。這是我前些日子領下的兩個月的餉，用掉的還不多，想來可以夠你們武漢的路費，到了那兒，慕瑤找個工作，也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老年人，慕瑤，秀竹，都呆住了，還是老年人先開口：

「不能，周少爺，你留着自己用，南京城走不了的總不止我們一家，不關緊的」。

「崇義，你還是……」

不等慕瑤說下去，這位年輕的軍人已經發急了：

「別推却吧。這時候我要這些錢裝在身上有什麼用？裝着錢同敵人拚命不成笑話了嗎？慕瑤，我們是兄弟，我沒有母親，伯母就同我上人一樣，你們走了，我作起戰來也可以安心些。快點收拾吧」。

感激的眼淚從一家人的眼眶里，不約而同地透了出來。兩個青年人的手握得緊緊地，

而且帶着顫抖。

玲玲看見大人們眼睛潮溼，驚慌得直喘。

「媽，不哭；爸，不哭；奶，不哭！」

秀竹大概苦於沒有法子表示她的感激，只好把孩子抱到崇義的面前來，她說：

「玲玲，香香伯伯的臉」。

崇義熱情地一把把玲玲抱起來，在那紅潤而細嫩的腮巴上一個勁地吻，這年青的軍人，眼眶漸漸紅了！

「玲玲！」他柔聲地說，「乖乖地跟着奶奶爸爸媽媽走吧，要乖乖地啊！好孩子，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再來看你……」

秀竹不禁抽咽起來了。

「玲玲，叫媽媽不哭」，他把孩子送還給秀竹，「嫂嫂，理智點吧。祇要一直到中國勝利的時候我都能活着，我會再找你們的，見面的時候，還得你做點紅燒牛肉給我下酒

明」。

秀竹勉強地抬起頭來，悽然地笑了笑。

「我」有要緊的事要辦。再見吧，希望你們多多保重。尤其伯母的胃氣，多多調養才是」。

「周少爺」，老年人顫顫地，「你替我多殺幾個鬼子，把我們弄得這麼慘，不能饒呀！」

「我一定照你的吩咐辦，伯母」。崇義像接受上峰命令似的立得筆直。接着他走到裏牆面可低聲地說，「在戰爭終了的時候，要是還打聽不到我的消息，請你寫封信到我北方的老家去，告訴我父親，就說我已經照他的希望作了」。

(三)

從城裏到江邊，跑許多工夫，整整跑幾百里，這道長路，在軍中不跑了，在戰場上

事，也很難得到一部；只有人力車夫在炸彈和機槍掃射下冒着生命的危險，喘息不停地奔馳着，奔馳着。

求過於供，冒險性大，這是價格增高的許多原因中的兩個，人力車價在這種晨光自然不會例外了。汪慕瑤在艱難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找到了三部人力車，說好的價錢是平日的六倍。

當那把有等於無的鎖鎖上門環時，老太太和秀竹都哭了。

「再見吧，國都，願我們勝利歸來日，你還無恙！」車子出了挹江門時，慕瑤在心頭用鎮上的虔誠祈禱。

碼頭上，人羣擁擠得就像擲子江里的波濤。喧嚷的聲音，沒有片刻的休止，聽上去像很近，也像很遠。知道自己的神經受着刺激太大，以致一時間聽覺都失去了正確性。

沿着整齊的石欄杆，堆積着數不清的皮箱，鋪蓋捲，以及壓扁了的網籃，老太太嘆息了：

「這些人真是的，我什麼這時候捨不得身外的東西呢？幸虧我們只帶了兩隻手提箱，要是多帶點什麼，也只好放到這大堆大堆東西中間去了」。

老太太正覺得身邊極梗的當口，新的困難問題卻又來了：他們所要搭的船是停在江心的，必須用小划子渡的去。

「那有什麼辦法？只有趕緊找小划子啊」。老太太愁着眉說。

幕客只好到處亂闖去找船家了。找到好一會，才發現有一個船家正在和一位雇主在談價錢。

「不信，你可以另外去找」。船家對想雇船的說，「看有沒有再比八十塊少的」。

幕客吃了一驚，他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已經出到五十了，肯就肯，不肯拉倒」。

他這才相信沒有弄錯。他恨不得走上去抓住那怪模怪樣的船伙擽一頓，可是一想到目前的情形，他只好竭力忍耐住；很快地另外思想在他腦海里浮了起來，立刻他開口問那個

正在雇船的陌生人：

「請問，貴姓？」

那人楞了一下才答話：「敝姓王；請教——」

「敝姓汪」。慕希竭力做得謙恭的樣子，「我也要叫划子，先生一共有多少人，我們合雇不是合算點嗎？」

「好極了，好極了！」那姓王的很高興，「我家大小一共四口，先生呢？」慕希指指站在那邊的家大，「囉，連抱在手里的才四個」。

可惡的船家又改口風了，

「要是兩家合雇的話，價錢該又是一個說法了」。

「胡說！」慕希再忍不下去了，「哪條章程規定的？」

「不必冒火」。船家冷然地，「這不是談章程的時候」。

「可是你總得講良心」。

「講良心所以才不問你『三百五百』。」

看看慕希怒不可遏的樣子，王先生連忙把他拉到一邊去，低低地說：「不要得罪他，汪先生，這時候的划子不容『找刺』。」

接着王先生又裝着親熱的樣子對船家說，「就依你先說的，老兄，幫幫忙，強如做好事。就八十吧」。

船家故意猶豫了一下，才慷慨地說，「說客氣話倒沒有什麼，答應你」。

當慕希招呼母親和妻子上船，把船價告訴她們時，她們都裂開嘴好半天驚訝得閉不

嘴。

時間已近黃昏，隆冬的夕陽映在江面上，顏色十分的黯淡，在這種情形下，走上顛簸不定的船，年老的人是容易昏眩的，因而慕希只好把箱子交給船家，一心照料母親下船。但母親担心孫兒比担心自己厲害，一個勁兒地囑：「慕希，別管我，你抱孩子吧」。

「不，媽，玲玲我抱不要緊的」。媳婦說。

小船在波濤起伏中行進了，身體一向不十分健康的秀竹，已經感到頭暈了。

距離輪船還有幾丈遠的光景，聽到大輪上鑼聲響了起來，王先生急得直喊叫：

「船家，快點划，輪船要開了」。

船家雖然沒有答話，划子的速度確已增加了，他也希望把客人早送上大輪，好早早把小船划這些，不然的話，輪船開動後所留下的波浪會叫他忙亂一陣子的。

划子達到輪船舷旁的浮梯旁，王先生領着一家人爭先地爬了上去。爲了掩飾他的自私，替慕瑤把兩隻手提箱先提上去了。

慕瑤扶着他母親走上扶梯時，準備抽梯子的手水手在催：

「快上快上，開船了」。

划子上的船家也在催：

「快上，人家開了船，我們忙的」。

慕瑤扶着老母上了浮梯，秀竹才抱着孩子跟上去。她腳跨上梯子，那小船就急忙

地划走了。

秀竹頭暈在加重，別人不時的催促，更叫他心里發慌，跨上浮梯後，從梯子空隙回望下去，那盪漾着的水格外使他眼睛生花。好容易爬上一半時，他再支持不住了，提起的脚踏了個空，於是抱着那相依爲命的孩子，一同落進了滾滾的江流。

「慕瑤！」他只喊了一聲，嘴就讓渾黃的江水堵住了。

慕瑤想跟着跳到水里去把妻和孩子拉回來，可是被老母給拉住了，他顫抖地說：

「不行，你不能下去，你不會浮水……」

掉進水的母子像兩塊石頭，很快地就沉沒不見了。

(四)

說完了自己的慘遇，爲酒醺醺紅了的臉上，懸附着亮晶晶地淚珠了，妻最後一聲的慘呼，又在耳邊響起，像很近，又像很遠！

老太太用手絹把臉掩住，枯瘦的手在索索地抖，她喃喃地 怨自己：

「我是罪魁，如果不要人照應我，秀竹和玲玲會平平安安上了船的。我有這樣的年紀，死了是不足惜的，爲什麼偏偏丟了兩個比我值錢的人呢！」

「媽，你又……」

「不，伯母！」崇義安慰老年人，「這不能怪你老人家，歸根結底，如果沒有日本鬼子使我們流亡，哪有這種慘事發生呢？」

他接着轉向慕瑤說：

「慕瑤，就單爲了這個不幸說，你我也應該澈底同敵人算大賬的！」

「是的，崇義！」

兩隻杯子高高地舉起，兩雙淚眼里吐出：笑。

東
亞
集

卷
一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四九號

版權所有					東
校對者	趙	伯	聯	集	
印行者	獨立出版	重慶香國寺上首	社		
經售處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初版					
實價九元五角					

30

16.2

5